

语云:“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这世间万物中的九

种至宝,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和依赖。自去冬以来,京津冀雾霾肆虐,偏偏又缺少冬天最不该缺少的“风”,以至于 20 多天见不到日月星,人的精气神自然也大打折扣,经济损失和对健康的损害尚且不论。我一直奇怪,过去一到冬天人们都怕寒潮,怕西北风,寒潮却一个接一个,几乎天天是大西北风。我曾在城市的北部上班,那阵年精力壮都从心里犯怵,早晨顶着大风要蹬上两小时的自行车,每天赶到车间后贴身的衣裤全湿透了。如今天气稍一转凉,浓雾重霾就汹涌而至,弥漫天地,人们像过去干旱求雨一样天天祈盼西北风,祈盼寒潮。西北风却变得金贵无比,架子极大,偶尔来一点也软弱无力,根本奈何不了嚣张而又死缠烂打的雾霾;或者像抽风一样骤然大冷一下,甚至有寒无风……那种连续刮上好多天的“大西北例子”,更是多年见不到了。

在猴年之初最令我惊奇的新闻,是北京“将构建 5 条宽 500 米和多条宽 80 米以上的通风廊道,用以吹霾……”这要有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必须有风!风从哪儿来?只有强劲的西北风“吹霾”效果最好。不禁想起去年夏天我参与的一次“寻找西北风”的旅行。那是盛夏未伏,闷热难捱,不仅通身是黏的,连呼吸都是黏的。以前当人们热得快受不了了时,就会下点雨、刮阵风,如同农村闹几年灾老天爷便会给个好年成一样,总得让人能活下去。如今却整个伏天无风无雨,人就难熬了。惹不起躲得开,搭朋友的便车直奔自古有“风都”之称的乌兰察布,去寻找清风。这位朋友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后,在乌盟(现在改为市)待了 18 年,在车上我向他请教,中国有煤都、钢都、镍都等等,但是盛产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风这种东西没有根、没有形,想来挡不住,想走留不得,怎么也会有个“都”?朋友反问,谁说风没有根?乌兰察布的风就有根,过去一年到头就刮一场风,从初一早晨刮到大年三十夜里。

看来到乌市找风是来对了,乌兰察布虽然处于内蒙古的中心,却是北京、天

津的上风头。果然,车一进乌市境地,身上顿觉清爽,喘气都痛快了,车窗外的景色

也越来越好看,地是绿的,山是青的,天则一会阴,一会晴,有块云彩就下雨雨,把全车人的心情都冲洗得洁净舒朗起来。以后在乌兰察布的几天里,气候大抵都是这个样子,清凉自不必说,但狂风、大风也极少,“风是雨的头”,大多是说风就是雨的好风。农谚云:“晚上下雨白天晴,打的粮食没处丢。”有这样的气候乌兰察布自然也是林木青翠,草场繁茂。大自然的喜怒无常、厚此薄彼着实令人费解,南方多雨自不必说,北部竟也风调雨顺,为什么唯独华北这块中间地段缺风少雨、干旱酷热?

几天后我们投身大草原,特别是辉腾格勒(“寒冷的山梁”),位于北纬 17 度,方圆 700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块“高山草地”中最大的一块,另一块在加拿大。置身草地,最引人瞩目的景观却不是杂草和各色野花,而是发电用的高大风扇,像巨型的三瓣魔花,开遍漫山遍野。风小则转,风大则转,狂风飞转,草原上空如同布满了极速旋转的大刀片。我忽然对一个曾经不以为然的观点有了新的认识,有专家讲“风力发电偷走了中国的西北风”。其实不是“偷”,是抢,是扣留,或者叫噬毁了西北风。不管是什么样的飓风,即便是龙卷风,其力量全在一个“卷”字上,形成了团,拧成了旋儿,才可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然而无论多么强烈的风,一刮到这儿即刻就被切碎了,打散了,变成零散的风丝,力道顿时消解。

乌兰察布就是这样把自生的和路过的所有大风,全留在了此地,把过去一年到头刮不完的一场大风,零刀碎刮地变成了一阵又一阵的“和风细雨”。自然也不会产生什么“蝴蝶效应”,因为连鸟都没有,无数飞旋的风刀霸占了天空,所有能飞的禽类都躲得无影无踪了。乌兰察布如此,内蒙古其它地方也如此,新疆更是如此,在整个中国的上风头竖起了一道道、一层层的风电网,处于下风头的地方,也就只能捡一点被用过的、疲软

的漏网碎风。现代人抢水、抢地、抢太空(天)……如今又开始抢风了。

气值周日,圣诞后 2 天、元旦前 4 天,听电话那头满是温馨的赞语,让“两旦一馨日子”作开场,主意不坏。离开场尚有两小时,热心的程迷及兄弟票房的一些朋友,或许心切,有的陆续到场,有的则不好奇,化妆间内拍照,舞台上留影,忽又对着程派大师屏幕造型、舞台彩照若有所思,尊仰神色一览无余;轻盈的调试背景音乐,浓郁的程派声腔,如空谷清

朗的交通警穿着制服爬上爬下,坐到里面腰杆笔挺、严肃认真的模样曾经让多少过路少女动心,萌发送一杯水,递一条毛巾支持他的念头。幼儿园小朋友做梦都想捡到一分钱,有机会爬上去交给警察叔叔。可惜那个岗亭到上世纪 90 年代已经被拆除了。

598 号这幢小洋房之前是徐汇区牙防所,后来底楼是我出版社同事住,另有四五家其他人,只有三楼住户才是原屋主。世道变迁,很多东西都回不来了,清算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1993 年所有人都

被动迁走了,包括三楼那位慈祥的老奶奶。

我经常路过那里,每见 598 号又易主装修,现在已变成一家高端厨卫品牌陈列室。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练局,聂卫平时任总教练,我任领队,罗建文时任副总教练。国家队的职责是管理队伍,安排生活,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像创办天元赛这样的大事,国家队肯定要请示陈祖德,也要征求王汝南的意见,但是国家队显然也要有自己的考虑。新民晚报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 4 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居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马晓春有点“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感觉。新民晚报是上海媒体,选择曹大元有

系,不得不赘述一下。陈祖德时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副司长。王汝南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当时中国棋院主楼选址于会馆之侧,但尚未动工。1986 年会馆落成后,为围棋比赛解决了场地之忧。后来天元赛就是在会馆进行的。而国家围棋队仍然隶属于国家体委训

里,上海票界著名鼓师陈信岳、市楸联学会副会长喻石生、作家胡展奋、上海丽雅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桂生、《徐汇报》副刊编辑李翔……等新老朋友,闻悉庆贺演出,陆续到了现场,被吴品芳早早化妆,头一出彩唱《贺后骂殿》的剧情,牢牢吸引住:程腔独具一格的唱深深打动人心,令人回味无穷:“老王爷为江山奔走天涯,为江山十八载何曾卸甲,才打成锦江山一统中华”。程砚秋继承王瑶卿这出戏,他们善于从前辈艺术养料里汲取灵性、不断翻新提纯,终让冷戏变成程派经典名剧,为人所称赞。

86 岁的许先生博闻强记,优雅的托腔轻松自如,丝丝入扣,让现场观众如痴如醉地欣赏了程派艺术的妙韵。早就带着鲜花及花篮的热情球迷,不失时机地簇拥而上,把许先生和吴品芳团团围住,献上了因岁月时光堆积而产生的那一份敬意,非常由衷而且真诚。

元旦后 1 月 3 日,许继杜先生身罹重症,当日演出竟无任何预兆。近转移至上海某医院继续诊疗。祈福老人家,希望友情力量创造奇迹……

春天的秘密

是一朵桃花,蜜蜂用勤劳来解读,蝴蝶用翔舞来解读,还有春光和春风,在桃枝上闪烁、跳跃,千万朵桃花灼灼而来,将秘密藏在桃园深处。

待花瓣完成了芬芳的守护,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桃花的秘密就一句一句地讲出来了,那是一枚枚青色的桃子,愉快地挂在枝头,向生活的甜蜜进发。

杏花是这样,梨花是这样,还有苹果樱桃和山楂,都是藏着秘密的花仙子,环绕着村庄农舍,嘻嘻笑笑,最终和盘托出谜底。

春天的秘密是一条柳丝、一支竹箭,一丛迎春、一簇牡丹,一声鸟语、一行飞雁,韭菜吐绿、香椿发芽。还有一双紫燕结伴而来,落入寻常百姓家。还有融冰的溪流、待耕的土地,鸡鸭奔跑、牛羊咩叫。

春天的秘密漫山遍野,城市用那风筝抬高望眼……

不如,我们利用闲暇,挎着篮子到山野里去吧,去读一读春天,和候鸟飞舞的翅膀,友好地打个照面。听一听站立的树木、匍匐的草根,美好地吐蕊发芽,顺便把苦菜、荠菜、灰灰菜,能采的秘密采回家……让日子开满春花。

代表上海的考虑。而孔祥明则是当时女棋手的不二代表。新民晚报团队充分感谢协会的谅解,认为带来的方案虽有一定的理由,毕竟不可能尽善尽美,会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改进。由此中国天元赛终于进入了实施阶段。

还必须着重指出,之后的 1988 年,人民日报推出了中国围棋名人赛。1988 年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以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先后登台。1988 年堪称国际围棋元年。新民晚报中国天元赛创立在先,可谓先知先觉。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

同里将继续传承天元文脉,明请看本栏。